

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, mottled yellow. Three stylized, triangular trees are arranged vertically: a white one at the top, a red one in the middle, and a yellow one at the bottom. Several small, black, V-shaped birds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trees, appearing to fly. A red bracket-like shape is visible on the left edge.

陈祖芬报告文学二集

DE80/16

陈祖芬 报告文学二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成都

993455

责任编辑：曹礼尧

封面：范一辛

插图：钱来忠

陈祖芬报告文学二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9 插页8 字数187千

1984年10月第一版

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600册

书号：10118·847

定价：1.24元

DE80/16

目 录

我的太阳.....	1
最佳年龄.....	25
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.....	40
时势和英雄.....	58
当我们赞美玫瑰的时候.....	78
素质.....	96
优势.....	110
催人复苏的事业.....	134
人民代表.....	150
热和爱.....	174
千丝万缕.....	182
人生的抉择.....	212
铁皮人.....	237
只不过是那一刹那.....	250
挂满问号的世界.....	265
当生活呼唤我们的时候.....	275

我的太阳

引 子

几分钟之前，我还不知道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小人物。可是几分钟之后，这个大千世界的一切都模糊了，都成了一片朦胧的布景。而在这布景之前的人生舞台上，只剩下这个人物——一个货真价实的小人物。

刚才，我去配钥匙：“同志，钥匙什么时候能取？”

“一会儿就能取。”坐在缝纫机后边的挺俊秀的青年说。我见惯了那些逢人三分火的营业员，所以，他这一句虽然平常，但却温文有礼的话，几乎使我感动了。

缝纫机的右边，安着一个配钥匙的器件，他得站起来到右边锉钥匙。当然，这不到一米的距离只需两步就能走到了，这个“行动”在一刹那间就能完成；但是，好象现实生活也出现了慢镜头似的——他先是撑着缝纫机站起来，（上

帝！他的个头象个十岁的孩子，背部象载着一座小山似的隆起。）然后拄上双拐，一步一步地挪到右边，然后才架着双拐站着，锉起了钥匙。

我不忍看他，把头掉向左边，却看见缝纫机上放着一本蒋孔阳的《美和美的创造》。我惊异了：象这种美学著作，一般读者是不愿问津的。这时，他拉开身旁的抽屉去取钥匙的坯子。抽屉里只有一小块地方搁着钥匙，而在抽屉里“称王称霸”的是塞得满满的书——《韩愈文选》、《德国古典美学》、《拉奥孔》、《孙子兵法新注》……这儿尚且有这些书，那么他家里呢？这个要用好多个动作才能走完一米路的人，显然在借助于书本来扩展自己的视野。

“你喜欢读书？”我问他，下意识地吧声音放轻了。大概是生怕伤害了他什么。身上有残疾的人，容易敏感。

“是的。”他头也不抬地继续锉着钥匙，双拐忠实地架着他那因为来回锉钥匙而来回晃动的身体。

“你喜欢读什么书？”

“古代文论方面的。”

“写过什么文章吗？”

“写过一篇关于陆机《文赋》的文章。”

“多少字？”

“不到一万字。”

“花了多少时间？”

“一年多。主要是查资料费时间。我老得跑北京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。”

上图书馆？挤车？换车？上车？下车？我不由看看那奋

力支撑着他的双拐：“文章发表了吗？”

“退了。”

“哦……研究古典文艺理论需要大量的积累，买这些书是很花钱的，你父母能帮助你吗？”

“我爸爸是工人，早没了。妈妈是家庭妇女。”

“那你怎么买书呢？”

“少吃一口么。”

“……”

我拿了配好的钥匙，向附近一个自选市场走去。在自选市场买东西自然贵些，但是方便、节省时间。所谓“用钱买时间”么。有了时间，可以读书、钻研……可是他呢？那个配钥匙的青年能“用钱买时间”吗？虽然他那么需要时间！

人所能得到的机遇和条件相差这么大呵！我的心里象装上了一只搅拌器，把不安、不平、牵挂、同情等等心绪都搅在了一起，我浑浑噩噩地在街上买了点什么，不自觉地又走回到那个青年所在的劲松综合修理部。

天阴沉着脸，任性地往满街下了班的人们身上 掷 着 雨 滴。路人一个个低着头，弓着腰急促地赶回家去。人人都背负着生活的重荷呵，如果再撞上什么意外的灾难，就象那个配钥匙的青年……

突然，从哪儿响起了《我的太阳》那动人心魄的歌唱：

05 4 3 | 2 1 | 1 2 3 1 | 7 6 | 这首意大利名歌，每每呵 多么 辉煌，灿 烂的 阳光……

令人回气荡肠，慨然泪下，涉世不深的青年唱不出这首歌蕴

含的浓烈的爱，翻腾的情感，对理想的追求和博大的情怀。哦，明白了，是修理部的小青年在放哪位歌唱家唱的《我的太阳》的录音吧！我走到修理部跟前，怎么，竟然是他？是他！他架着双拐面朝大玻璃窗站着，他的身后，下了班的几个小青年正“乖乖地”听他唱。他那小小的身躯里竟能发出如此恢宏的声音，而且充溢着爱，充溢着力量，充溢着阳光！我通过雨水（还是泪水？）只能依稀地看到他那俊秀的脸。歌声愈加昂奋了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感到阳光，阳光，阳光！

歌声停下了，阳光随着慢慢消逝的余音也慢慢地消失了。周围变得空寂，世界只留下静默，生命好象在片刻之间中止了。然后，我听到了哗哗的雨声，好象老天刚才也感动得忘却了一切，现在才醒悟过来，哗哗地为他鼓掌了。

人间的造物主呵，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？这么一个热爱生命的人，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健全的体魄？为什么对他这么吝啬？

当姜长河把太阳“据为己有”的时候……

也许，分娩时的痛苦正是为了向每一个新生儿预示人生的艰难。可惜，任何人不亲自经历一下人生是不会知道其艰难的，所以仍然要拚其全力到人间走一遭的。

一九五六年，新生儿姜长河不知天高地厚地来到了人世。他哇哇叫喊着，拳打脚踢着，大有不甘寂寞、要在世上拚搏一番的架势。但是一年后，一场高烧便宣告了他的命运——两腿突然不能动了。不管人世间有多少纷扰，人生道路多么坎

珂，每个刚来到人世的、还没有形成思想意识的孩子，往往都是自由自在、无牵无碍的。可是姜长河呢？刚一周岁的婴儿，就得象垂死的老人一样僵硬地卧在床上。婴儿都会随意地乱蹬双腿来活动身体，来表达自己的快活和痛苦以及想吃奶的愿望。可是他没有这个表达能力。他算个什么婴儿哟？要是纳入老人的行列呢？他又没有这个“资历”。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，他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于是他哭了，为什么呵，为什么世界还没有向他打开大门就想把他拒之门外？于是他哭得更凶了，哭着哭着，他睡着了。也许，是因为觉得哭也无用，不如不哭了。

他不哭的时候，象大人一样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的时候，那就更叫人怜爱了。父亲抱起他坐上船，让他看看世界。阳光象母亲温暖的手指，久久地抚摸着。父亲用手沾着河水点他的小鼻子，点一下他格格地一笑，再点一下他又格格地一笑，他格格格格地抬起头来。呵，天上挂着一个太阳，和他床上挂着的那只红气球一样！气球是他的，太阳当然也是他的。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太阳——如果他想要的话，如果他爱太阳的话。

童心是最接近真理的。当姜长河把太阳“据为己有”的时候，世界向他显示了一个真理：在太阳面前人们是平等的。

一圈高大厚实的人墙

父亲把五岁的长河放在街头树荫下，给他买吃的去了。

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跳到地面上，随着树叶的摇曳而晃

动着，象一伙小精灵似的，向不能走路的长河显示着自己的灵活。小长河格格地笑着，用两只胳膊作成包围圈，想逮住这些明丽的精灵。但是，怎么的？这些精灵倏而不见了！天突然黑了！他自己好象被包围了。很多声浪向他挤压过来：“看他那腿！”“残废人！”他抬起头，看见密密的人群围成了一圈，对他这个坐在地上的孩子来说，这不啻是一圈高大厚实的人墙。他感到窒息，他惊吓得动也不敢动，他觉得人家象看杂耍似地看他。他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惧怕和屈辱。他大哭起来，好象要用哭声来抗争，来震塌这圈人墙。他不要大家这样看他，他要和大家一样！他要……他还要什么？说不清，说不清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：他那因为受到损害而变得格外敏感、格外强烈的自尊心正在萌生起来，正在以和他的年龄增长不相称的速度迅猛地生长起来。

父亲急忙分开众人，默默地背起他。父亲的尊严使人们安静下来，向后退去，给他们让出了一条路。原来，首先得自尊，然后别人才会尊重你。小长河趴在爸爸的背上不哭了，他大概也隐隐地意识到什么，他的自尊多么需要保护呵。离开人墙很远了，父亲才象叹气似地自言自语着：“长河今年五岁了，明年六岁了，后年七岁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也许，人有了某种缺陷以后，深知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别人以后，就要在别的方面努力加强自己、发展自己。象长河这样一个有残疾的孩子，就得在知识的“营养液”里进行“人工培育”，以思想和心灵的健全发展来弥补身体的不健全。这也是一种扬长避短。长河从懂事起就聪明好学：“妈妈，‘小喇叭’开始啦，快抱我去听！”邻居家收音机里一

播放学龄前儿童节目，长河就急不可待地在床上爬着、挠着、喊着。他自己没法走到邻居家里去，他家里又穷得连收音机也买不起。父亲一人的七十来元钱得养活一家七口呵。妈妈把他抱到邻居家的床上，他立刻安静下来，眼睛盯着收音机，似乎这样可以帮助听觉似的。“现在，请收音机旁的小朋友坐好，我来讲个故事。”“妈妈！你听，小喇叭在说我呢！”“说你？”“他说收音机旁的小朋友，那不就是指我吗？”“是的，好孩子，当然是说你。”妈妈眼睛湿润了。

小长河的脸泛红了。他感到一种被人承认，被人重视的快感。他最崇拜的收音机里的叔叔都知道他呢！他全身的神经都兴奋起来，于是他的眼睛闪亮着，捕捉着收音机里播出的每一句话。

他会详细复述“小喇叭”里的每一个故事，而且往往还加上不少他自己想象的情节。“这孩子！”父母亲笑着，心里却在滴着泪：如果他不得那场病该多好啊！得给他创造条件！于是，这位用七十元钱养活七口之家的父亲借了债，花了六十五元买了一只金黄色外壳的收音机。

“我爸给我买了一只收音机，是金子做的！”长河对小朋友们说：“你们不信？瞧！这么好看，当然是用金子做的！”

小朋友们象一群小鸡似地喳喳开了：“呵，金子！”

“大概皇帝就是用这种收音机的吧？”“呵，这是皇帝的收音机？”

父亲在每个厂休日还背上长河走上十来站汽车路，到东单、到天桥去看电影。当然，只能走去，再没有更多的钱买车票了。十来站路要走多远呢？小长河不知道。他只知道要

走到爸爸的脖子全是汗了，爸爸颈背上的热气呼呼地往上冒，刺得他的脖子怪痒痒的。于是不耐烦地问：“爸，快到了吗？”爸爸总是喘着粗气一时答不上话来，他也就不再问了。他听着爸爸的喘气声，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庄重的表情。他明白了，想看一场电影，就是需要付出这么多代价的。看电影，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！

世上了不起的事并不很多，了不起的精神却是很多的。做成了了不起的事需要了了不起的精神，但有了了不起的精神，不一定就能做成了了不起的事。没有做出了了不起的事而始终保持一种了不起的精神，这就尤其了不起！

对苦难的承受力

风，好象在进攻窗户。好象非打进姜长河家里不可似的。窗外漆黑一片，寒风在黑夜的掩护下四出活动，袭击一切胆敢无视它的淫威上街的人。冬天早晨四点钟，谁能无视寒风的威力呢？

已经十几岁的长河缩在被窝里，把被子掖了掖，大有决心不出被窝的架势。要是现在有人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他肯定说：再睡一会儿，在暖和和的被窝里睡一个够！

长河不管不顾地闭上了眼睛，但是他不知不觉地又看见他八岁那年，哥哥背着他去上学的情景。他第一天坐在教室里，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一样能念书了，他终于和别人一样啦！A老师讲着长河从来没听过的事——同学们，你们长大以后还要建设祖国！那么说，长河以后还能和大家一样地建

设祖国呢！长河激动得有些发颤，身体失去了平衡，不知怎的就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下。小朋友们哗地一声哄笑起来，一个个从座位上蹦跶起来，教室刚才还给人一种神秘的庄严感，此刻一下变得象动物园里的猴山。长河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。羞愧感和犯罪感使他满脸通红，眼看就要大哭了。A老师抱起他来：“同学们，长河小朋友的腿有病，大家都应该更加爱护他、帮助他。”

长河心头一热，双手抱住了A老师的脖子。不过，刚才那一阵哄笑使他清醒了过来：他毕竟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！

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，长河上学都由同学们天天背着接送。可是有一天，他上学时没带毛主席纪念章。全班同学开会批判了他。会后，同学们把他背到学校门口往台阶上一放就不管了：“你不忠于红司令！”“活该！”

十多岁的长河失神地坐在台阶上，看看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又看看影子消失在夜色中，看看黑夜象一个巨大的怪物向自己包抄而来。不！我要回家，我要和大家一样地走路！

生活默默地蕴育着、激发着他的自尊心。

父母打听到长春治小儿麻痹症比较见效。他去长春治了两年，这才能拄着双拐学走路了。白天要上学，只能在拂晓时练。一个没有残疾的孩子哪用得顶着西北风起早练走路呵！他们可以睡到天亮，可以醒了以后在被窝里赖一会儿，然后只要在上学时加快几步，或是跑着去，那就不会迟到。而长河每天四点多就得起床！一个本来就不幸的人，还要加上多少不幸呢？生活呵，你对一个弱者就这么不公吗？

长河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的，他觉得好象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折腾他、炙烤他，锻造他。命运给了他一个畸形的、矮小的、生就低人一等的身体。他只有以意志的强大自立于这个世界！他当然羡慕那些体格健壮、外形漂亮的孩子，但是他们肯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起床吗？他们有他这样对苦难的承受力吗？他们有他的自强精神吗？

当然，不能一概而论，B同学就天天一早起来陪他练走路，纯粹是为了帮助他！这不比他更了不起？B同学天天在前边走，让长河架着双拐追，激发长河把他作为一个活动目标，不断地追赶他。这会儿B同学可能已经在楼下等他了。长河，你象话吗？快起！

人生道路本来就是充满了坎坷的。但是对于长河，每迈出一步是尤其地艰难呵，架着双拐练走路，他的腋窝都磨破了，烂了。太疼了，喘一口气再走吧。但是，只要停下一会儿，就会还想再歇一会儿，再懒一会儿……不，只有一口气走到底！走！把最近的一个电线杆作为目标，然后再把下一个电线杆作为目标……这样，每走到一个电线杆那儿，就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，就感到又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了一步。走，走啊！

**当他面对着这些发育充分、健美水灵、
生来就比他高出一筹的年轻人时……**

恐怕很少有人看重修鞋这个行业，可是姜长河却生怕丢

掉了这份工作。当他高中毕业后待业了两年，然后终于能在北京东郊的一个修鞋门市部里坐下，把旧鞋往膝上一搁，用粗针大线缝补着的时候，他心里有一种扎实感：他能凭借自己的劳动生存了。

但是，他活着不只是为了生存。他修鞋的时候，身边总是放着唐诗或宋词，又缝又背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。“姜子，你要注意呵。”C师傅忧心忡忡地说：“你还没有转正，注意影响呵。”当然，谁都希望给人一个好印象，但是一个人毕竟不可能什么都注意到，什么都注意到的人，就不可能闯出自己的路来。

“姜子，心别那么大。挣点儿钱，吃点儿，喝点儿，补养补养身体，得了！好歹把技术学到手，也好有碗饭吃。我们修鞋的，一辈一辈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？”

姜长河恭敬地听着C师傅这经常性的教诲。他感谢师傅的好心，但他不想和C师傅争论——不必要求别人都理解自己，更不必把老辈人的思想强行纳入自己的轨道。修鞋又怎么样？修鞋的就只能在吃点儿、喝点儿中沉沦？一个人不在于他处在怎样的环境里，而在于敢不敢正视这个环境，怎样对待这个环境。

对于长河，现实环境是严酷的，但也是温暖的：爸爸、妈妈、A老师、B同学、C师傅……他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，付出的太少。他多么希望尽快充实自己，能为大家都做点事呵！

“我们不作将来的文盲！”长河运用他的宣传鼓动的才能，很快把单位里的几个青年组织起来，成立了外语自学小

组。下班后自学外语，对于健康的人尚且需要毅力，对于长河呢？当他每天晚上九点多钟饿着肚子，架着双拐走回家去的时候，他总有一种机器没油了的感觉，一种精力耗损已尽的感觉。但是，当他在朝阳区服务系统的团干部大会上介绍自学小组的经验的时候，当他面对着这些发育充分、健美水灵、生来就比他高出一筹的年轻人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是和大家一样的。而且还不能满足于和大家一样。他发育畸形，他只有用知识来重新塑造自己；他身体弱小，他只有使灵魂强大起来！

姜长河饥渴地望着知识的源泉。他架着双拐痴痴地站在朝阳区新华书店批发部的门口。

“我们这儿不让进，不零售。”营业员说。

长河笑了。他当然知道批发部是不零售的，但同时也知道批发部有一些小书店买不到的书。

“让他进来看看吧。”书店的D同志怜惜地望着他那畸形的身子。

长河一下挑了十来元钱的学术著作。

D同志望着这一摞非消遣性的书：“小同志，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”“修鞋的。”“多少工资？”“三十来元钱。”“那你还吃什么？”

吃什么？修鞋门市部的C师傅最清楚了。每天中午，长河都是让C师傅给他从食堂带一个菜回来，而且说好每天就吃一个一毛钱的菜。有一回，C师傅给他买了个溜肉片回来了。“C师傅！这得多少钱呵？！”“两毛五！我说姜子，你身子要是垮了，还能读什么书？”

“小同志，你在想什么？这么些书没法拿回家了吧？干脆，我给你把书送回家吧。以后，你尽管来买书，我准给你送！”

从这以后，长河月月都去这家书店。D同志不仅月月给送书，而且凡是想要而这家批发部没有的书，D同志就上中国书店、市新华书店批发部等处给他去找。每当书店进了好书，D同志就打电话问他要不要……

一年一年地过去了。“我怎么报答你呢？”长河望着送书上门的D同志。“不要说这话，我也爱读书。我每次送书来能和你交流一下学习体会，我心里都觉得痛快！”

一股股暖流迎面而来，驱散了身后的寒气……

一辆公共汽车在车站停下了。姜长河架着双拐走到车门口，但是身强力壮的乘客们一拥而上，甚至撑着长河的肩头往上冲。长河摇晃着身子，在来回歪斜的双拐上找平衡，竭力不让不文明的人们按倒——你们呵，怎么可怜到这个地步呵！你们好胳膊好腿的，干什么不比我利落，不比 我 条件好，为什么还要排挤我呢？

汽车开走了。好胳膊好腿的都上了车，站上只剩下了长河和他的双拐。他望着自己那孤单的身影。不，不，未必孤单！何需顾影自怜！譬如他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“志愿老师”——电台少儿组的E编辑。E编辑给他寄了六年的学习材料，写了六年信鼓励他自学，如今觉得长河需要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老师了，又托了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写信给长河介绍了一个文学研究所的F同志。F同志为他开了一个长